

# 日蘇關係的障礙

## ——北方領土問題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今（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發售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透露，蘇聯領袖戈巴契夫首度提議將蘇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領的日本北方四島，歸還日本，交換日本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投資，以復甦蘇聯疲憊的經濟。這項報導引起舉世的注意，特別是日本。不過，該雜誌並未說明消息來源。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同月六日對上述報導表示：「沒聽說過這回事，那是非現實的說法，蘇聯對日本的政策並無改變。」日本外務省的蘇聯課，也於同一天否認說：「我們沒這項情報，那是不能的。」<sup>①</sup>九日，蘇聯外交部發言人佩爾菲利耶夫告訴記者們說：「沒有這樣一個消息，也不會有這樣一個消息。」<sup>②</sup>

北方四島指齒舞（HABOMAI）、色丹（SHIKOTAN）、國後（KUNASHIRI）、擇捉（ETOROFU），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與十八日，蘇聯軍隊佔領了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全部及四島。同年九月二日，史達林在電臺廣播：

「我國人民，一向秉持信心，要粉碎日本，一掃歷史上（日俄戰爭俄國敗北——筆者）的污點。而今，這一天終於到來！可見，蘇聯佔領這些島嶼，除領土因素外，還含有復仇主義的成分。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密約中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協議書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將交還蘇聯」。第三條「千島羣島將割交蘇聯」。惟日人認為四島是日本固有領土，從來不曾隸屬過外國。特別是齒舞和色丹，乃北海道的離島，根本與千島羣島無關。日人將這四島稱為北方領土，一直要求蘇聯歸還。

註①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九年八月十日，第二面。

註②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八月十日，第八面；文匯報（香港），同日，第二版。

有些日人認為，一九五六年美國政府曾公開說明，雅爾達密約只是美、英、蘇領袖私人間（非政府間）了解文件，等於宣判該約無效。又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成立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對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的歸屬，均未明文規定。美國參議院在審議該和約時，杜勒斯國務卿聲稱：「舊金山和約是美國明白放棄雅爾達協定的首次官方行爲」。依此而言，蘇聯並無佔領南庫頁島等領土的依據。<sup>③</sup>

關於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蘇聯以當時美日簽訂安保條約，日本將成爲對蘇冷戰之一翼而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一九五六年十月，日蘇復交，雙方發表共同宣言，俟日蘇和約成立後，蘇聯將齒舞、色丹歸還日本。又因一九六〇年一月，日美改訂安保條約，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聲言，在外國軍隊撤出日本以前，蘇聯不會把上述二島歸還。於是，北方領土問題遂成爲雙方關係的障礙。關於安保條約及對蘇政策，日人頗有不同意見。關於索還北方領土則全國一致，包括日共在內。

日蘇間關於北方領土交涉的經過，筆者於本刊第廿六卷第三期「日蘇關係的今昔」一文中有較詳的敘述，本文僅就最近的發展加以補述。

## 二

戈巴契夫不斷鼓吹的「新思維」，確實在國際間發生了一些影響。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在海參崴、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戈巴契夫兩度發表了面對亞太的演說。在此一地區，蘇聯最注意的當然是中和日本。

在海參崴的演說中，戈巴契夫表示，蘇聯要全力發展它的遠東地區的經濟，並且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拓展與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而且要以亞太國家的身分參與該區事務。這話並不是假的。一則歐俄部分資源行將開發淨盡，經濟開發重心須要東移，再則太平洋世紀來臨前夕，蘇聯必先插足亞太，而亞太政策的成功，又將有助於蘇聯遠東地區的開發。

蘇聯遠東地區，富有石油、天然氣、礦產、森林、漁業等天然資源，如果開發成果，對蘇聯的經濟發展大有裨益，且可使遠東地區具有獨立作戰的國防能力。可是，它無力自行開發，於是就覬覦中國大陸的人力和東北地區的糧食，及日本的資金和現代化的科技。正是在這些前提（當然還具有與美國鬭爭的意義）下，戈巴契夫的亞太政策，就具有一些韌性。

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演說中表示：

「要在不讓過去的問題成爲煩擾的平靜的氣氛中（即日本不提領土問題——筆者）徹底尋求合作。……經濟協業

註③ 中川八洋（日本筑波大學教授），「索還北方領土要學毛澤東」，正論雜誌，一九八九年十月號，第二二九頁。

可成爲相互的利益。……日本人所謂『經濟外交』，是使關係活躍化的方法。現今可用在蘇日關係上。」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訪問日本，日蘇雙方外長協議，成立以領土問題爲中心、進行締結和約談判的次長級作業機構（本文稱工作組）。這似乎給了日本人一些期望。

一九八九年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魯基亞諾夫參加日皇裕仁的喪禮，於廿二日會晤了日本首相竹下登、外相宇野宗祐等。談話中日方提出，日蘇關係的改善，須以解決北方領土爭議爲前提，兩國應先克服困難解決領土問題，締結友好和平條約。魯基亞諾夫則強調，領土問題是兩國關係的障礙，不宜首先提出，應從各方面廣泛拓展雙方關係。這態度就有些強硬。

同年三月廿一日，和平條約談判工作組第一次會議，蘇方又提出雅爾達協定，認爲日蘇戰後問題都已解決。這次會議中，蘇方提出和平條約的內容應包括：（一）蘇共同宣言反映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二）加強貿易、經濟、科學技術等合作；（三）明白記載戰後國境。而且，蘇方首次引用聯合國憲章第一〇七條即所謂舊敵國條款：「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採取或授權執行之行動」，主張蘇聯領有北方四島是有根據的。<sup>④</sup>

會後日本外務省官員的評論要點是：（一）領土問題一籌莫展；（二）蘇方表示日蘇和約的內容，端視日方反應而定；（三）蘇聯是以北方領土問題爲迂迴手段，藉以贏取在經濟方面的利益；（四）蘇聯發表的有關劃定雙方國界的聲明與一九七七年布里茲涅夫所發表者並無不同之處，蘇聯在北方領土問題立場上並無任何改變。

日本也知道北方領土問題解決不易，因於四月十九日擬定一項對蘇政策方案，其要點爲：

（一）加強與蘇聯周邊國家之雙邊關係，減少彼等對蘇聯之依賴。這包括：1. 協助東協國家進行經濟改革，加強雙邊文化交流；2. 協助中共繼續推動改革及開放措施；3. 提供資金協助蒙古進行經濟重建。

（二）加強與西方各國次長級官員間之協商，說明日本對外政策及北方四島領土問題。

（三）製造有利於日本之國際情勢，強化日本之國際地位，進而簽訂以北方領土爲中心之日蘇和約。

四月廿四日，蘇聯消息報發表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羅加契夫的文章，題爲「沒有根據的要求」，對日本索還北方四島力加駁斥。文章首先提出一九四五年的雅爾達協議將千島羣島交給蘇聯；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日本已放棄千島羣島。藉以證明日本無領土要求權，而蘇聯領有該等島嶼有所依據。且引日本外務省條約司西村司長於一九五一年指出千島羣島包

註④ 讀實新聞，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第二面。

括北方島嶼與南方島嶼。不過這項主張是有缺陷的，因為日本不會參加雅爾達協議而蘇聯不會在舊金山對日和約上簽字。

其次，文章強調日本應考慮戰後世界各國互動關係，以明智的態度依照現實狀況將戰後蘇、日邊界固定下來，簽訂和約，不使北方島嶼成爲拓展蘇日關係的障礙。

消息報文章也重提了聯合國憲章第一〇七條。

四月廿九日，和平條約工作組第二次會議在莫斯科舉行，蘇方強調和平條約的締結：(一)可將蘇日關係置於安定的條約基礎上；(二)意味著蘇日關係完全正常化，全面合作時代的開始。但其條件則和上次會議所提出的一般無二。日方則指摘蘇聯引用聯合國憲章舊敵國條款、企圖領有四島，實毫無根據。認爲終結戰爭狀態，劃定領土歸屬，處理賠償請求權等等，乃和平條約的要素。且重申日蘇共同宣言只留下領土問題爲戰後處理的問題。不過，日方也表示，如果以領土問題的解決爲前提，和平條約中也可納入經濟、貿易等合作問題(日方原主張應列入友好條約而非和平條約)。<sup>⑤</sup>

值得特別提起的是，三月間的工作組會議，蘇聯就提出北方四島應仿照日本和中共間的尖閣島(釣魚臺)問題及日本和韓國間的竹島問題，暫時予以擱置。四月間工作組會議，蘇方重提此議。五月三日，日本外相宇野宗祐、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在莫斯科舉行第九次雙方外長定期會議，領土問題仍無進展，只是新添了准許日人到國後島掃墓。宇野宗祐曾於五月五日會晤戈巴契夫，不料戈氏重將尖閣島、竹島與北方四島問題相提並論。使得日人頗感驚訝，認爲蘇聯「新思維」下的外交，較之舊思維外交，在北方領土問題上，更加多了條件，增添了困難。

### 三

自戈巴契夫倡導新思維、在外交上有些更張以來，日人對索還北方領土的希望，似乎又升高了些。日本職業外交官現仍可能是外務省顧問的曾野明，將這比喻爲烤鱈(鰻)魚的氣味。筑波大學教授中川八洋的解釋是，過去蘇聯對北方領土是以「戰後問題都已解決」爲由，拒之於門外。現今是引你進門，談判後再予拒絕。把領土擺在架子上向日本要求援助，就像把烤鱈魚擺在架子上(北方領土，並不交還)，讓你聞聞氣味，但先索取高額代價(經濟合作)。

大川指出，值得注意的，一是蘇聯「學者」態度的急速改變，二是蘇聯的傳播媒體爲日本的部分學者和政治家提供發表園地。例如消息報曾刊載佐瀨昌盛要求歸還北方領土的論文。蘇聯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IMEMO)把中曾根康弘

的演說也在其機關雜誌上發表。大川說，從遠東研究所、東洋研究所、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所長、副所長到擔任日本問題的人，對北方領土問題的發言都好像有了正面的意義。蘇聯的新聞評論，亦復如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八日的產經新聞上，木村汎曾經指出：

「在我訪蘇的一週時間內，接觸了蘇聯學者數十人，關於北方四島問題，過去所謂『戰後問題已經解決，蘇日間領土問題已不存在』的說法，一次都沒聽到誰說過。」

大川接著指出，上述那些研究所，實際上不屬於蘇聯科學院，它們是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指揮下，負有攪亂西方學者的工作、情報等積極工作任務的集團首腦。其成員的三分之一，是國安會（KGB）第一總局A局派出的人員。因此，他們就像軍隊一樣服從上面的命令來發言、表態。<sup>⑥</sup>

今年四月廿九日，日本共同社發自莫斯科的電文稱，蘇聯政治雜誌新時代最新一期，揭載了阿歷克西·波哥多洛夫和米海爾·諾索夫兩位歷史學家的論文，主張爲了消除日本由於軍事威脅論所引起的對蘇根深柢固的不信任感，蘇聯軍隊應從日本的部分國境撤退，中止在日本週圍示威性的軍事偵察，在日本近海的軍事演習，也應事先通告。<sup>⑦</sup>

八月九日，日本時事通訊社發自莫斯科的報導說，最近一期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依大川的說法，實際上該所不屬科學院）發行的遠東問題雜誌，發表副總編輯勃里斯·斯拉賓斯基的論文。關於北方領土問題，論文中說：

「蘇聯在一九五六年蘇日共同宣言上簽了字，要歸還齒舞、色丹二島，就有履行宣言的義務。」

文章指出：

「七十年代對上述觀念，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因而引起極大的不愉快。」

又說：

「一九七三年布里茲涅夫和田中角榮會談時，蘇聯承認戰後未解決的問題中就包含領土問題，可是，另一方面，蘇聯又強調蘇日兩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

文章斷言：

「這是報復主義的虛構。」<sup>⑧</sup>

註⑥ 同註③，第二七～二八頁。

註⑦ 同註④。

註⑧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八月十日，第八面。

自從戈巴契夫倡言「開放性」後，蘇聯傳媒的言論，未必與政府一致。依照大川的說法，這些都是蘇聯的騙術，以不同的論調引起日人的錯覺。當然，大川的意見未必完全正確。可是，蘇聯的言論也未必可以百分之百的照票面價值接受。有兩件事，大川的說法大致無誤。今年三月，蘇聯以遠東蘇聯住民約一、五〇〇人為對象，舉辦了民意調查，結果百分之八十都回答說，日本要求歸還北方領土毫無根據。又七月間，蘇聯說二五〇年前，彼得大帝派遣的俄國航海隊就發現了色丹島。以此為據，蘇聯就在島上建立起紀念碑。<sup>⑨</sup>蘇聯這種說法，可就真值得存疑了。

北方四島總面積約五、〇〇〇平方公里，其中國後一、五〇〇平方公里、擇捉三、一〇〇平方公里。齒舞、色丹很小，二島收回，也僅佔北方領土面積的七%。可是，這一點心理上的滿足，日本也難輕易到手。

作為對外開放政策的一環，為了引燃人們對開發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經濟資源的熱情，蘇聯政府曾招待國內外記者前往旅行，也到達爭議中的北方領土。他們由薩哈林（庫頁島）南部的舊大泊港出發，由於風高浪急，先乘船到擇捉島的沙那，再到色丹島，於今年七月一日抵達國後島的古釜布。國後島是他們最終的目的地，記者中還包括一位美國女記者。據她報導，島上的蘇聯居民第四代業已誕生。除擇捉島（屬中千島地區）外，南千島地區的居民三分之二是永住者（其餘是打工的）。據最近調查，國後島人口七、二〇〇人，色丹六、六〇〇人，齒舞島似乎無定居者。

七月二日，記者們在國後島接受招待參加了紀念日的慶典。這一天是俄人在南千島登陸的一五〇週年紀念。當年彼得大帝，委託丹麥人斯潘巴格船長在白令海探險，他和部下俄羅斯船員，於一八三九年七月二日登陸。蘇聯外交部策畫大規模慶祝，實是對日宣傳的一環。不過，有一位日本電波紐司的記者，却拿了蘇聯的簽證訪問了北方領土。

據蘇方推測，一九四七年時，國後島還有四、〇〇〇名日本人居住。一位老人對女記者說，他曾和日本人比鄰居住，共用一口井。他認為日本人很誠實，就是領取工資時也是排好隊伍，不會有一個人插隊。記者問：

你是說，一九四八年將日本人遣送回國，是一項失敗嗎？

老人回答：

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誰都有自己的故國。我們的故國是這裏，日本人的故國是日本。<sup>⑩</sup>

天下沒有不能改變的事，在某種情況下，北方四島可能又由蘇聯轉入日本之手。不過，就目前情形看來，不論官方或民間，蘇聯人認為他們領有四島，是理所當然。日本要索回，可不是那麼簡單。

註⑨ 同註③，第二三〇頁。

註⑩ 「國後島——日本的痕跡在消失中」，世界週報（日本），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二日，第一一三頁。

日本希望藉西方國家之助，在領土問題上向蘇聯施壓。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美國國務卿貝克在華盛頓以「美蘇關係變革中的挑戰」為題發表演說，要求蘇聯「新思維的外交」，不只是口號，而應伴隨著具體的內容。他認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在蘇聯依舊殘存。他指出蘇聯還佔據著日本北方領土，仍然對北韓、利比亞、尼加拉瓜提供援助。他說，這些都應該終止。⑪七月十四日夜，宇野宗祐以日本首相身分和布希總統在法國海軍部晚餐上晤談十分鐘，布希表示北方領土的交涉異常困難，美國希望能用什麼方法給予日本一些援助。⑫

美國是支持日本的，但另一方面美國也要求日本增加軍費，負起亞太地區對抗蘇聯威脅的部分防衛責任。防衛的對象就是蘇聯。

蘇聯太平洋艦隊在六十年代後期，僅有戰艦一四〇艘，七十年代中期實力大增。八十年代中期，主力戰艦三二〇艘，潛艇一五〇艘（其中七〇艘為核動力）和其他輔助艦艇，總噸位超過一八五萬噸。鄂霍茨克海（Sea of Okhotsk）就是核潛要塞。蘇聯很想把該海域變成自己的內湖。東面從堪察加半島重鎮彼得羅巴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到千島羣島（包括國後、擇捉），再折往西行到庫頁島畫一條線，環繞著鄂霍茨克海的長方形中，是蘇聯有關對美戰略核戰，對印度洋、北西太平洋的海軍戰略，阻止敵方侵入濱海省的防空戰略等等眾多的複合軍事構築所在。

大約是一九八七年，日方得悉蘇聯國防部已於彼得羅巴洛夫斯克設立永久性陸、空聯合指揮部，包括全部堪察加半島、鄂霍茨克海域、庫頁島、千島羣島等地之蘇聯陸、空軍，均屬該部節制，以統一其指揮系統。（海參崴附近有開放觀光、太平洋艦隊總部將遷彼得羅巴洛夫斯克之說）。

庫頁島、千島羣島在蘇聯太平洋艦隊通過宗谷海峽的航路上，而擇捉、國後則是蘇聯遠東戰略的前進基地。北方四島除齒舞外，已有了蘇軍和基地。據稱有五個軍用機場、四〇架新型戰鬥機、地對空飛彈基地、長距離跑道和一師地面部隊。⑬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戈巴契夫在聯大演說，聲言蘇聯自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將單獨裁軍五〇萬人。一九八九年一月中，他又

註⑪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第二面。

註⑫ 讀賣新聞夕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第一面。

註⑬ 佐藤紀久夫，「歸還北方領土是遠東裁軍的捷徑」，讀賣新聞，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第十二面。

說蘇聯東部兵員要削減二〇萬人（包括在五〇萬人之內）。五月十七日，他在北平人民大會堂講話，說明作為東部裁軍的一環，蘇聯要在遠東地區裁軍十二萬人（包括在二〇萬人之內），解散十一個飛行中隊，撤回太平洋艦隊十六艘艦艇。<sup>⑭</sup>

同年五月廿八日，蘇聯真理報發表對國防部長雅佐夫的訪問記，雅佐夫說包含中蘇邊境部隊在內的遠東軍區和太平洋艦隊是第一集團，總兵力三二萬六、二〇〇人；外貝加爾軍區、外蒙駐軍、中蘇邊境部隊的第二集團，總兵力二七萬一、四〇〇人。合共五九萬七、六〇〇人。<sup>⑮</sup>如此說來，裁減十二萬人就是裁減五分之一，如果裁汰老弱冗員，而增強新火力，於戰力無關。

正是為此，預定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出版的日本防衛白皮書，認為蘇聯裁減遠東兵力，只是一項計畫而已。防衛廳長官松本十郎指出，「什麼時候，裁減什麼部隊，迄今尚無確切情報」。他強調說：「（蘇聯軍隊的）潛在威脅，在質和量方面都在增大」。根據他的說法，蘇聯在遠東地區，有地面部隊四三師、作戰飛機約二、四〇〇架。<sup>⑯</sup>

防衛白皮書也指出，蘇聯軍隊裝備現代化的氣勢迄今未減。那麼，即使遠東兵力在數字上有所削減，由於裝備的更新，絕不會降低其綜合戰力。<sup>⑰</sup>

白皮書指出，蘇聯已在日本附近地區增加軍事力量，特別是西伯利亞東岸外的鄂霍茨克海和庫頁島及堪察加半島等地區。白皮書說，蘇聯遠東地區六〇%的師級部隊，六〇%的戰鬪機以及九〇%的轟炸機都部署在這個地區。蘇聯並更新艦隊，增加波羅的海核子動力的飛彈潛艇，推出米格三一和SU二七等第四代戰鬪機（其配備參閱附圖）。又說，蘇聯加強駐軍，意圖使鄂霍茨克海成為蘇聯潛艇的「庇護所」，並「迫使日本承認蘇聯非法佔領其北方領土的事實」。白皮書指出，日本一九八九年軍事支出將增加到三兆九、一九八億日元（約二八〇億美元），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〇〇六，比一九八八年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五・九。<sup>⑱</sup>

關於北方領土上的蘇軍戰力，中川八洋說法較詳。他指出，戈巴契夫在擇捉島上部署二、三個大隊規模的疾風（Scud）B彈道飛彈（射程三〇〇公里，可攜帶核或化學彈頭），對艦攻擊完全無用，它百分之百是以北海道為攻擊目標。同樣，擇捉島上蘇聯地面部隊一個師一萬二、〇〇〇人（該島上邊防軍三、〇〇〇人除外）。由於日本和美國沒有佔領該島的能力

註⑭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一面。

註⑮ 讀賣新聞，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九日，第五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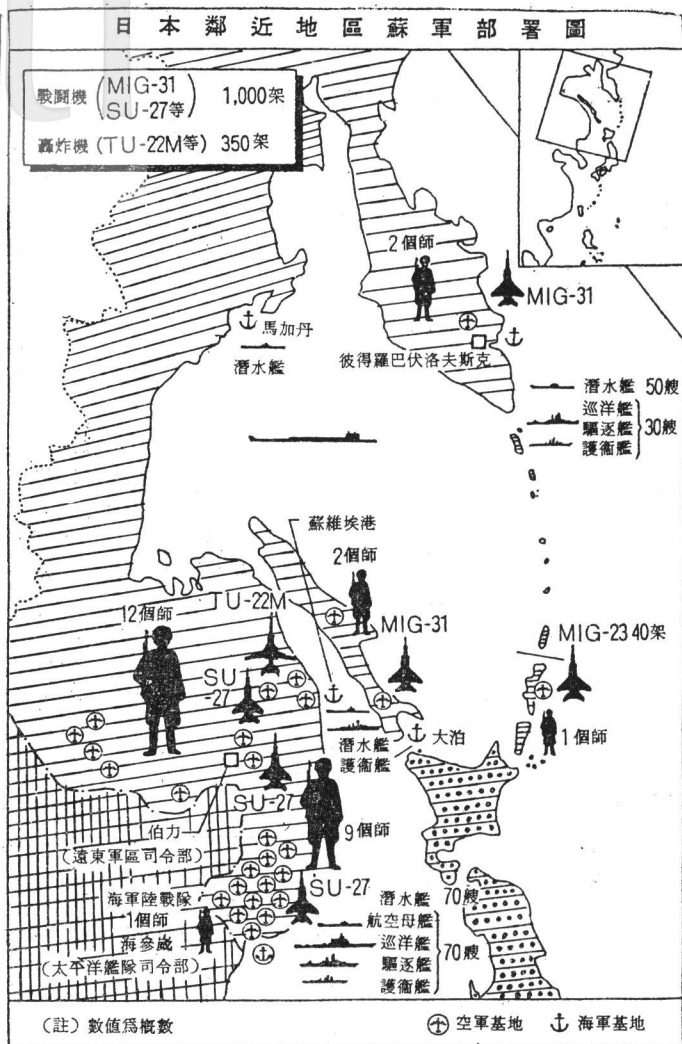
註⑯ 讀賣新聞，一九八九年八月廿日，第二面。

註⑰ 同註⑯。

註⑱ 聯合晚報（臺北），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二日，第十版。



日本鄰近地區蘇軍部署圖



資料來源：1989年日本防衛白皮書

，防衛部隊無用武之地。它和南庫頁島上的兩個師一樣，是攻擊北海道時登陸用的。

又擇捉島的天寧基地，現有米格二三約四〇架，該島上還駐有旅團規模能攜帶核或化學彈頭巡航飛彈（射程四五〇公里），是對艦攻擊和攻擊北海道（青森縣三澤）雙用的。對地攻擊用MI二四直昇機，也以北海道為假想目標。<sup>⑩</sup>

由於蘇聯威脅未減，日本防衛廳提出的一九九〇會計年度概算為四兆一、六八八億日元（約二九七億美元），較上年度增加六・三五%。<sup>⑪</sup>由此可見，日本對於蘇聯的威脅，是不曾放鬆警

惕的。

另一方面，由美國出動八萬兵力，有澳洲、日本、泰國先後參加，於一九八九年八月至十月為期三個月的太平洋區首次聯合演習，其假想敵自然是蘇聯。

在上述情況下，由美國協助日本索還北方領土，自然不很容易。

## 五

註⑩ 同註③，第二三二—三三三頁。  
註⑪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八月廿六日，第二面。

蘇聯霸佔日本北方領土，分

化日本和美國及中共的關係，但也希望能獲取日本的資金與現代化科技，用來開發其東部地區。

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問北平時，曾在十七日的演說中聲稱，對於日本、蘇聯以最大的敬意，希望健全雙方的關係，這是有「現實的可能性」的。他說：

「蘇日合作對雙方都有貢獻，對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也有不少重要的肯定因素。最近，這樣做的前提條件也在積累中。但爲了促其實現，雙方還要進一步努力。」<sup>②</sup>

日蘇間一九八八年的貿易統計，日本輸出三一億三、〇〇〇萬美元，輸入二七億六、六〇〇萬美元，合計五八億九、六〇〇萬美元，已經創了最高紀錄。依蘇聯的資料，同年間它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貿易總額爲三一〇億盧布（約五〇〇億美元），最多的是西德，其次是芬蘭，日本居第三位。

蘇聯現今也舉辦所謂合營企業，到一九八九年八月四日已向蘇聯政府登記的七〇五家。計一九八七年二三家、一九八八年一六八家，進入一九八九年，每月六〇〇八〇家。蘇聯方面預期，到同年底可逾千家。依合辦對手方，西德最多約八〇家

日蘇主要合營企業概要表

企業名稱	地點	資金(比率)	契約主體	事業目的
伊基馬魯(音)大陸	伊基馬魯(伊爾庫茨克附近、貝加爾湖西南)	二〇〇萬盧布 日本四九% 蘇聯五一%	日—大陸貿易 蘇—伊爾庫茨克林業 企業體	年產九萬立方公尺製材等 (年產製材中七萬立方公尺由日本進行交易)
皮稜加合同	尤茲諾—薩哈林斯克(Cuzhno-Sakolinsk 頁島南部)	二、一六〇萬盧布 日本四九% 蘇聯五一%	日—北洋合同水產 蘇—庫頁島漁業局、規制局	鮭、鱈再生產(孵化、放流、漁獲、加工)
滴阿娜	尤茲諾—薩哈林斯克	一〇〇萬盧布 日本四九% 蘇聯五一%	日—大洋漁業(三五%) 森川商事(四四%) 全底連(五%) 蘇—漁業部庫頁島漁業局	狹鱈漁獲、加工(磨碎的魚肉五、〇〇〇噸輸往日本)
鄂霍茨克水產	伯力	三〇〇萬盧布 日本四九% 蘇聯五一%	日—日本水產、三井物產 蘇—伯力漁業公園、索福魯伊普後洛德	水產加工、製品輸出、機械、船舶輸入
夏普魯(食堂名：貝加爾東京)	伊爾庫茨克	三、〇〇〇萬日元 日本四九% 蘇聯五一%	日—東方企畫(日蘇旅行社出資子公司) 蘇—全蘇國營旅行社	家庭食堂

來源：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四日，第五面。

註② 讀賣新聞夕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第二面。

，芬蘭約七〇家，美國約五〇家，日本只有十五家。<sup>②</sup>

日本與蘇聯間主要的合營企業如附表。

四小龍也在發展對蘇經貿關係，特別是韓國已著先鞭。對此，日本似乎相當冷靜。最近蘇聯在那霍德卡等三市開設經濟特區，和其他地區隔離，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給予外商若干便利，以招來外資和技術。這或許是學自中共，不過中共的經濟特區是外銷型，蘇聯的經濟特區是內需型。照理說蘇聯的國內市場應大於中共，在經濟利益方面十分敏感的日本，應不會放棄機會。但事實未必盡然。本來，日本和蘇聯之間，已有若干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的合作計畫在進行，日本也想擴大雙方貿易。然而，由於領土和蘇聯軍事威脅的影響不容易抹掉；儘管蘇聯可能改變合營企業中蘇股必須佔五一一%的規定，可是一般合作條件仍嫌苛刻；美國的意向日本不可能完全置之不顧，等等原因，日蘇間的經貿關係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過去，日本同中共作生意會強調政經分離政策。現在，日本和蘇聯打交道似乎不願採政經分離政策，常把領土問題擺在前面。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日本森山官房長官發表談話稱：（一）辦理蘇聯的出入境手續去訪問北方領土，關聯到承認其為蘇聯領土的問題，那是違反全民意志和政府政策的；（二）訪問北方領土有影響到政府對蘇交涉的可能性，在領土問題解決以前，希望日本國民對此項訪問自行約束。<sup>③</sup>這項呼籲主要是以記者為對象。對此，蘇聯外交部發言人蓋拉希莫夫於同月廿日在記者會中說：「日本政府把蘇聯領土列為出入禁地，實覺奇怪！」他認為那是日本禁止自由旅行，也就是再度單方面提出領土要求。換句話說，他肯定北方四島是蘇聯領土。<sup>④</sup>廿二日，蘇聯外交部發表聲明，抨擊日本對蘇聯提出沒有根據的領土要求，並且採取運動方式予以誇張。聲明說，日本要求日人自肅的說法，好像「蘇日間領土交涉正在進行」。它強調「蘇日間沒有進行這樣的交涉，也不會進行這樣的交涉。」<sup>⑤</sup>

一九八九年十月初，前往日本參加日蘇關係會議的蘇聯消息報政治評論員鮑文，接受讀賣新聞訪問時說，一九九一年戈巴契夫訪日時，對北方領土問題不會有任何妥協。他認為，領土問題的解決，恐怕要留給下一代人。<sup>⑥</sup>看來，這問題還是不容易。問題是四島上現已無日人居住，拖得越久，日本的影子就越消失得無影無踪，這正是日人所就心的。

註②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四日，第五面。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第三面。

註④ 讀賣新聞，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一日，第二面。

註⑤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三日，第二面。

註⑥ 讀賣新聞，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第四面。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蘇共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主管國際事務的雅可布勒夫訪日，日人以為他是戈巴契夫的智囊，堪稱蘇聯的第二號人物，也是迄今到日訪問的地位最高的蘇聯人，他此行可能是為戈巴契夫一九九一年訪日鋪路，因而對之熱烈歡迎。雅可布勒夫在日充分發揮了笑臉外交的作用，謁見了天皇，且邀請天皇訪蘇。對於領土問題，雅可布勒夫表示應有第三種方法解決。這第三種方法為何，雅不作說明，要日本人去猜想，這是很高明的手法。我們現在只能說，蘇聯很想改善對日關係，至於是否能找出解決日本北方領土的途徑，或是當作籌碼，待高價而沽，現今難以判斷，只能等待時間證明了。

## 中共人名錄徵求預約

本書收羅中共黨、政、軍、文教、科學各領域從中央到省級幹部約五千餘人，資料新穎，豐富，為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不可或缺工具書，全書十六開約一千五百頁，訂價新台幣貳仟元，預定七十九年三月底出書。

本書不限資格，凡需要者，請註明預約冊數向台北市木柵萬壽路六十四號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譯出版組洽訂，不收預約金，一待出書，另行通知匯款寄書。預約期七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截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啓